中华古籍保护

易童子問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六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正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正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

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正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正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

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

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說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

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

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

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橈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沒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

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

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正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

不正利矣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正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內故女正乎內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

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卷第一

易童子問第三　乾坤

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一作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

第四　屯　動乎險而經綸之（險字下一有中字）

第五　蒙　以養其德（以一作不）

第七　師　臣伐主（主一作君）以本於順（以當作心）兵非聖王（王一作人）

第九　同人　急於人事（急一作適）

第十一　觀　下觀於民（於一作乎）

第十二　剥　動以經論（易釋文黃頴云經論臣濟也本亦作綸）

第十三　復　見乎動復也（復字下一有動字）

第十六　咸　男女同類歟曰（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字）其志通（此下一有也字）

第十七　恒　而久成（久字上疑脫能字）而化成（而字下疑脫天字）不正利（一作不利正）

第十八　明夷　出而臨衆（臨一作莅）

易童子問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七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巳西南坤也坤道主順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欲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矣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

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夫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

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正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

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說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於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

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黃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

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兌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兌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兌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

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來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乘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正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已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卷第二

易童子問第一　履　坤道主順（此下一有又衆也三字）

第二　損　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有被其害矣（矣字上一有者字）

第五　革　貴之乎（一作所貴乎）順天應人（此上一有其曰二字）

第八　艮　可爲而爲者也（爲者一作有爲）

第十　兌　萬物之象（象一作衆）

第十一　節　皆苦者也（皆苦一作其甚）

第十二　小過　於治人者（一無者字）

易童子問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八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

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說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說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說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恠也謂其說出於一人則是繫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

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繫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正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正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

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
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
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
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
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
矣八卦之說如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
三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

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
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
自爲二三之說以相抵捂而疑世使人不
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
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說其可以爲
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
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已言
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
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
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說皆無

取矣然則繫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

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

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

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

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

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絶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恠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

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

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卷第三

易童子問繫辭

然有附託（有一作其）莫不自信其（此下一有言字）其肯（其一作豈）洛不出（一作河洛不出）則三代之末（則字下一有自字）其間者在焉（此下二有取之二字）之不爲（不字上一有所字）遂其一家（其一作爲）聖人之將（此上一有由字）用生著（一作生用著）不能通也而乖戾也（二也字下一本各有如此二字）七八九六之數（同字上一有不字）

外制集序

此言朝廷進用群賢而已亦與制誥之選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

此言當時多事朝廷圖治之意已得載之辭命之間

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

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一作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僰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此言己不得專工文字爲可恨

此言制草不可不録

外制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九

制勑五十首

勸農勑

首述勸農之意以起其聽

勑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令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

此言農務有其要而當時之害甚多

而半爲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一有於字）農而弗（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爲（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

此言責在有司而立為賞罰之令

此申戒飭之意

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須貢舉條制勑 元有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勑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

此言當時貢舉之弊

勑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

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

此言詳定貢舉之法

此申言其意飭有司勉勵學者

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為永制一作式

皇叔荊王元儼可贈徐兖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勑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荊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荊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荊淮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為煑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

此制述荊王親近爵高德隆福舍宜膺美號而受贈典

稱朕意焉夫名載冊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蒐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荆州牧仍加兖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此叙其勞謹而改官

勑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兹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此言王琪之才可任轉運

勑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産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蠱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此因其考績而責成之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
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
磨勘改官制

勑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此考課前後立法之意

此言淑等各有敏材宜應新法加恩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勑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之一無此字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愆可

言赦本爲無知而犯法者使得自新而小人以爲幸

此因簡言經赦故復舊官而加勉之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此言法以示信祿以報功辛以功得官而失職故改其官而存其祿

勑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糺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録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勑自兵興以來盜賊頻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録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叙秩而間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逵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勑具官桑逵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勑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勑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遥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勑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頃（一無二字）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有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敵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

此言邊將不宜數易

此言守信久於其任宜旌賞之

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寔繁勤則克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閎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

外郎李琪一作祺祕書丞劉元瑜殿中
丞馬伸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
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
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
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
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錄勞考課宜
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鉞一作可
衛尉寺丞制
此言朝廷求賢之意杜鉞當盡臨民之職以副之

勑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
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
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
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
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
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
丞充堂後官制
勑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

此言兩漢名臣多出吏屬今相府之吏亦難其人衮宜以古人自勉

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衮有司來上以爾爲（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勑程中行夫廉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此言爲政治煩皆有其要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勑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姦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尚）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

此稱周有治才而責任之

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熈載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銳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絶不徒世其禄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勲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兹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此言古之大臣皆有賢子孫能世其家道卿大臣之矣宜知自勉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祕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制

勑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勑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子（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喜加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勑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愛老

也朕患廉耻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悌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録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劒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勑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絶

此言刑獄之任貴得其人貽慶稱其職故加恩以勉之

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内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勑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勑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叙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于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勑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一作聞于朕聽）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董彝一作黄彝）

勑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

此首言立法之意次言當時專法之弊以戒勉之

爾有勤未録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劒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復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内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内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勑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

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田野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

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

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沼州鹽酒稅

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賞砥礪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

首言先王善養老者。繼言朝廷所以優待之意。而命之。

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勑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 爲招軍

勑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

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効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 爲功效

勑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茲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
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作爾之知止）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邊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勑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

有可（一作）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閈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勑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此言諸蠻為患惟威信可懷服之陵之舊績可嘉宜膺寵任

秦州推官董彝制
董彝一作黃彝

外制集卷第一

外制集序 聖賢相遭（遭一作逢）

皇叔荆王制 行荆州（此下脫牧字）

陳淑等改官制（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澧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

柴貽慶制（貽慶一作貽憲）

趙安期制 可以（一作亦可以）

王守一制 沿邊巡檢都監（六字上一有儀州二字）

原件短缺 卷80－卷91

北华古籍保护